

神奇的石林

□梁路峰

在内蒙古高原东部,有一片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秘境,它静静地躺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北大山上。阿斯哈图石林,一个让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是冰川与岩石共舞的舞台,是时间与风化的杰作。

驱车穿越广袤的草原,远处,一座座山峰渐渐显露轮廓,那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在这片群山之中,隐藏着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阿斯哈图石林。随着车辆缓缓靠近,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一块块巨石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脊之上,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走进石林,仿佛踏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形态各异的巨石上,光影交错间,每一块石头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们或挺拔如剑,直指苍穹,或婀娜多姿,宛如仙子起舞。这些巨石,有的方正笔直,如同精心垒砌的城墙,有的浑圆如柱,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更多的则是奇形怪状,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阿斯哈图石林,意为“险峻的岩石”。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石林,是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见证者。据科学家考证,这片石林形成于距今1.5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喷发冷凝而成的花岗岩体,在冰川的冻融作用下,经过搬运、切削、崩塌,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壮观景象。

站在石林之中,我仿佛听到冰川融水的潺潺声,感受到那股来自远古的力量。每一块巨石,都是冰川与岩石激烈碰撞的见证,它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是时间的印记,也是大自然对坚韧不拔精神的颂歌。在这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冰川肆虐、大地震颤的时代,亲眼见证了这片石林的诞生与成长。

在克什克腾草原,流传着许多关于阿斯哈图石林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曾是神仙们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饮酒作乐,谈笑风生。有一天,一位名叫阿斯哈图的仙女不慎将手中的酒杯遗落人间,化作了这片神奇的石林。

在阿斯哈图石林漫步,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这些巨石,虽然经历了千万年的风雨侵蚀,却依然屹立不倒,它们用自己的坚韧与毅力,向世人展示了生命的力量与不屈的精神。

站在这片石林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内心深处宁静与平和。

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件艺术品,它们或孤傲独立,或相依偎,共同构成了一幅触动人心魄的画面。无论是晨光初照时的温柔,还是夕阳西下时的壮丽,抑或雨后初晴时的清新,阿斯哈图石林总能以它独有的方式,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在这里,我学会了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每一块巨石,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礼物,它们用自己的存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美好,要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时,我也明白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才能更好地保护它、爱护它,让它永远保持那份原始与纯净。

当夕阳的余晖洒满石林,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回望这片石林,它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我知道,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里,但阿斯哈图石林的美丽与神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它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难忘的记忆,激励我不断前行、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

风且吟听

□于志超

我是四合木,荒漠之上矗立着的古老生灵。当第一只恐龙笨拙地踏破初春的泥泞时,当原始的蕨类森林覆盖大地时,我的祖先便已经在此地默默扎根。一亿四千万年,恐龙们辉煌的身影终被时光的尘埃所掩埋,火山喷吐的岩浆也熄灭了它们的呼吸。而我,依然站立在这里,根须深钻戈壁,枝丫伸向天空,如一枚永不生锈的钉子牢牢钉进时间册页深处,任凭风沙如锉刀般打磨,挺直腰杆,迎着呼啸的风与灼热的阳光。

我的身躯矮小,却凝聚着令人惊叹的坚韧。灰褐色的枝干虬曲如盘结的龙爪,树皮粗糙而布满裂纹,仿佛大地本身纵横的皱纹牢固地拓印其上。那些细小的叶子,似鳞片一般紧贴于枝条上,密实地包裹起水分,又顽强地抵御着荒漠里肆虐的风沙。即使到了严酷的深冬,枝条亦不轻易凋零,仅微微蜷缩起身体,却依然顽强地高擎着生命。我的根系盘根错节地扎进岩石缝隙里,无声地吮吸着大地深处那一点点珍稀的水分,在粗糙的干旱的盐碱地上咬紧牙关,顽强撕咬出自己生存的缝隙。而我的树身里流淌着易于燃烧的油脂,这既是荒漠中随时准备燃烧自我以延续种族的储备,也是生命面对绝境时孤注一掷的宣言——在干旱的“熔炉”中,我终是把自己淬炼成了不熄的火种。

如今,我已成为地球上珍贵的植物之一,如同活着的史书,古老而脆弱。全球仅存一万公顷,如一颗微小的绿宝石,散落于内蒙古乌海市周边的荒漠地带。我如同一位在时光长河深处踽踽独行的守望者,身影虽渺小却肩负着亿万年时光。每一株四合木,都是一部鸿篇史诗,每一道年轮,都是时间写下的密码。

我目睹了恐龙王朝的覆灭,目睹了无数物种的消亡……

它们皆已远去,唯我独立风沙,阅尽沧桑,将亘古的时光如化石般紧紧收拢于盘曲的枝干之内。

人们常问,四合木之“四合”,究竟指向何物?这名字里蕴藏着的,大抵是我与这世界签下的一份地老天荒的誓约。

四合者,乃四合木与天地所结之盟。我的根须深深扎入砂岩,如同紧握大地母亲的手;我的枝干直指苍穹,又似虔诚伸向天空的祈愿。我站立于此,渺小却稳固,是沟通天与地的一道桥梁。荒芜之上,我以整个生命的存在,证明着天地之间永不停息的生命对话,见证着天地间最初与最终的誓约。

星月流转,我默默凝视着银河一次次改道。风沙如刀,我依旧挺立,任凭月光把我的身影刻在岩壁上,仿佛亘古的碑。

四合者,是与万物共生共存的契约。我的枝叶为荒漠中奔波的鸟兽提供歇息之所,我的种子是沙鼠们过冬的粮食,我盘结的根系牢牢固定着脚下的流沙,守护着身后更广袤的土地不被风沙蚕食。在这荒芜的世界里与无数微小生命共同编织起一张坚韧的生存之网。我存在,于是鸟兽有枝可栖,于是风沙得阻,于是荒漠亦有了生命的底色与秩序——这便是万物互相缠绕

□吕宏伟

窗台上,薄荷被午后的琥珀色阳光晒出淡淡的香,我支着肘看远处的山。青灰的山脊线在云层里若隐若现,顶端那座山的轮廓上,立着一架白色的风车,叶片正慢悠悠地转,像谁遗落在天边的纸鸢。

风从纱窗缝里溜进来,缠绕了山对面的一声风笛,掀起书页的一角。一叶扁舟在清风明月间,随波逐流,留下的甬道恰好是一口入喉的余香。恍惚间,书页上的墨字竟洇成了童年那座山的颜色。那时候的山是嫩绿色的,我总跟着爷爷的竹篮钻进林子。爷爷的草帽边缘缠着几根草,他弯腰采蘑菇时,后颈的皱纹里盛着细碎的阳光。“慢些走”,他总这样说,声音像山



四合木花开 石历增 摄

守望四合木

的、无声的共生诺言。

四合者,是与苦难所缔结的盟誓。面对风沙的日夜捶打,盐碱地的侵蚀啃噬,极端干旱的反复煎熬,我选择的是扎根,是挺立,是将苦难融入生命的纹理。我的树皮因风沙而粗糙龟裂,我的形态因干旱而扭曲盘结,我体内饱含油脂的木质,正是这严酷环境在我生命深处留下的灼热烙印。每一道伤痕,都是我与荒漠缔结的生存契约上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以最坚韧的形态,宣示着生命对苦难的不屈与抗争。

四合者,更是面向未来的守望之约。我目睹了沧海桑田,却依然扎根于此。当人类目光看到这历经亿万年的生命奇迹,那目光里是敬畏与珍视。我的存在本身,便是向未来发出的深沉呼唤,呼唤理解,呼唤善待,呼唤守护。我伫立于此,不仅为了生存,更为了守护脚下这片土地。

我的誓言,四合之约,在风沙的呜咽中愈发清晰而沉重。

四合天地——我的身躯是矗立于荒原之上的祭坛,承接着来自天空的每一滴珍贵雨露,也吸纳着大地深处幽微的地气。烈日炙烤,我以枝叶为盾,将光能转化为体内奔涌的生命之浆。寒夜漫漫,我收敛气息,将根须深深地埋入大地的怀抱。星移斗转,我是不动的坐标,记录着日影的倾斜、月相的盈亏。荒漠的每一场风暴,都是天地间一场浩大的对话,而我,立于风暴之眼,以遍体鳞伤的姿态,聆听着,承受着,并将这狂暴的能量,一点点沉淀为年轮里更深的印记。我之存在,便是天地能量在这片荒芜之地上的,最微小也最恒久的循环仪式。

四合万物——荒漠并非死寂。沙断在我盘曲的根下敏捷地窜出,留下细微的爪痕。倦飞的鸟儿,敛翅停驻在我嶙峋的枝头,短暂的休憩如同一个温柔的吻。那些忙碌的沙鼠,将我散落的种子小心地拖入地下的粮仓,无意间完成了我生命延续的托付。我的根系,是这片流动沙丘下隐秘的锚,死死抓住每一粒试图逃逸的沙,为身后更广阔的草场和

绿洲,筑起一道沉默的防线。风沙袭来,我枝叶的每一次摇曳,都是对身后生灵的庇护。我并非荒漠的主人,我只是万千生命编织的巨网中,一个古老而坚韧的结点。我的呼吸,与沙鼠的窠窠、飞鸟的啁啾、风掠过沙丘的呜咽,共同谱写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韵律。万物彼此依存,我的生存,便是对这共生之网最庄严的承诺。

四合苦难——它已融入我的骨血,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与力量。盐碱如毒,侵蚀着我的根系,我便在痛苦中分泌出特殊的物质,中和那苦涩的啃噬。干旱如焚,榨取着每一丝水汽,我便将叶片进化得细小如鳞,将气孔深藏,将水分牢牢锁在体内

饱含油脂的脉络之中。风沙如锉,日复一日地打磨,我便让枝干扭曲盘结,呈现最坚韧的形态。我的虬枝,我的龟裂,我体内那一点即燃的油脂,无不是苦难在我身上烙下的勋章。这苦难没有将我摧毁,反而将我淬炼。我拥抱这荒漠给予的一切磨砺,将它们转化为生存的智慧与力量。我的存在,便是对苦难最深沉的接纳与超越,是生命在绝境中爆发的最为璀璨、最为隐忍、最为坚韧的火焰。

四合未来——我的目光穿透弥漫的风沙,望向时间河流的下游。我见过太多物种的挽歌在天地间回响。我扎根于此,以活化石的姿态,便是对未来的一个沉重的叩问,一个无声的守望。当人类开始在我身边拉起警戒的标识,设立保护的界碑,当实验室里那些由我种子萌发的幼苗在人工的呵护下舒展嫩叶,我感受到一种希望。这希望,并非仅仅为了我这一物种的苟延残喘。我之存续,是地球生命韧性的一枚徽章,是生态平衡中一块微小却关键的基石。保护我,便是保护一段无法重写的生命传奇,便是守护荒漠生态那脆弱的边界,便是为了后代,留存一个理解生命、敬畏自然、懂得与万物和谐共存的活体教材。我的根须所抓住的,不仅仅是岩石和沙土,更是通向未来的那条名

为“希望”的绳索。我的生命,便是投向时间长河深处的一枚信标,照亮归途,也警醒航程。

风,依旧在乌海周边的上空盘旋呼号,卷起沙尘,涂抹着天地的界限。我的身影在广袤的荒原上,渺小如一粒尘埃,却又因承载着一亿四千万年的时光而显得无比厚重。夕阳将我的轮廓投射在起伏的沙丘之上,那影子仿佛是一条通向远古的幽深隧道。我低伏的枝干在暮色中沉默,树皮上深刻的裂纹如同大地的掌纹,又似时光篆刻的古老的铭文。

我仿佛能感知到实验室里那些新生的幼苗,它们与我,血脉相连,却隔着玻璃,也隔着万年的风霜。它们是古老的基因在崭新容器中的复苏。我向它们传递着风沙的节奏、盐碱的苦涩,以及深夜星空的低语,那是荒野的胎教,是生存密码的传承。它们稚嫩根系,终有一日要触碰真实的、粗粝的大地。那时,我体内那饱经淬炼的蕴含古老智慧与不屈之火的基因,将在它们年轻的脉管里重新奔流。荒野的呼唤,是它们坚韧的宿命,也是我誓言得以延续的证明。

那些在我身旁驻足、沉思的人们。他们架起精密的仪器,记录起我每一次微弱的呼吸;他们立起警示的标牌,为我隔绝无知的侵扰;他们俯身研究我每一片叶子的构造,如同破译来自远古的密信。我粗糙的树皮,已在他们指尖留下关于坚韧的触感。我风中弥漫的油脂微香,已在他们心中点燃一丝对古老生命的敬畏。我在这荒漠孤岛般的坚守,已成为他们审视自身文明轨迹时,一面无法回避的明镜。我沉默着,等待着。等待我年轻里记载的灭绝与新生,等待那绿意真正转化为守护整个生态家园的磅礴力量。我的守望,是对人类良知与智慧漫长而严峻的测验。

夜渐深,星河低垂,仿佛要倾泻在这无垠的沙海之上。每一颗冰冷的星辰,都像是宇宙投向地球的、永恒凝视的眼眸。在这浩瀚的时空背景下,我,四合木,不过是沙海一粒。然而,正是这渺小的存在,却以亿万年的坚守,向宇宙昭示着生命所能抵达的韧性与尊严。我的根,紧握着地球滚烫的过去;我的枝,伸向人类笃定的未来;我体内的油脂,是凝固的古老阳光,也是不灭的生命火种。

风沙依旧在吟唱那首无字的歌谣,粗糙而恒久。我在歌谣中挺立,如一枚被时间反复锻打却永不弯折的铁钉,深深楔入地球的肌肤,楔入岁月的骨髓。我的生存,乃是一句无声的箴言。那深扎于洪荒之中的根脉,盘结着对大地无言的忠诚,在沙砾之下,悄然传递着生命与时间的誓言。原来,所谓誓言,并非缥缈于虚空中的词句,而是以整个生命形态在时光中刻下印记,在荒芜中站稳脚跟,在孤寂里守护绿意——这沉默的守望者,在无垠沙海中,早已将誓言刻入大地深处,以亿万年的存在,诉说着比所有语言更深邃的忠诚。

四合之约,无声无息,却以我全部的存在,与天地共生息,与万物共血脉,与苦难相淬炼,与未来缔契约。

风北韵疆

日子数成了溪水里的沙,细细密密地沉在心底。

去年秋天回去过一次,溪涧的水浅了些,青石还在老地方,只是没人再坐在上面编竹筐。山脚下的屋子重新刷了白墙,屋檐下挂着的玉米金灿灿的,却再也等不到那个戴草帽的老人摘下来给我煮。

风又起了,窗台上的薄荷晃了晃。远处的风车还在转,叶片切割着阳光,投下明明灭灭的光斑,像极了爷爷当年烟斗里飘出的烟圈。我忽然想起他说过,风车是风的玩具,风不停,它就不会累。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不会消失。就像那架白色的风车,还在山顶守着岁月,把童年的山、童年的水,还有那个总怕我摔着的老人,都轻轻巧巧地,转成了心口永远的念想。

图什业图行吟

(组诗)

□刀客

科尔沁湿地

湖面的蓝,是一种写意
黄榆舒展双臂
便有一行白鹭青云直上
清风已删繁就简
四万公顷波光,足够轻舟载月

此刻,鸟鸣是一招
脱光的妙手,将一声轻叹
投在芦苇的尖尖叶上

城府深处,已经没有
冗余的铺陈
你说出一句芦花
鸟鸣便能破解你心中的谜

这时候,我是一件
退回故乡的旧物
丹顶鹤得到黑鹤的暗示
在秋色中飞出平平仄仄的上阙

代钦塔拉红枫

有时候,是风霜叫醒了
它骨质里的传奇;有时候
是明月坐在它的怀里清修

天地安静,故事
正一路向东
千年的月光溯水而来
奔赴的人,胸襟里私藏乡愁
仿佛皈依的百灵鸟回到树下
它的肺腑之言
足以让每片落叶品透生死

遐福寺的钟声
正在给群峰和万物摩顶
代钦塔拉的秋天,比我们想象的
寂寥
又多出几分从容

这是一生中,总要回到的故里
黄昏前,秋风为夕阳
卸下沉重的盔甲
枫叶吐出血焰
大地将动用所有留白

瀚嘎利湖

有人在你的名字里问路
星斗不知指点
金沙滩为它挑起一竿风月

黄昏,渔樵还在水岸问答
鸟鸣中的静辟
已经泄露
天经地纬的玄机

钓者收好垂竿
晚霞抖出水袖
四胡琴弦上的白骏马
已经在毛仁塔拉草原奔跑了千年

也有人在你的名字里取水
行走的勒勒车
叩遍沉默寡言的草木
时间经不住推敲,山水间
便会吐出一羽白鸥

蒙格罕山

寻僧不遇,峭壁
只有几块坐禅的危岩
被风吹淡的人
走失在栈道与密林之间

撞击到我肩头上的鸟鸣
最终又落在桧树枝头
一枚被我踢飞的
石子,我小心翼翼地
把它放回原处

峡谷惊飞的鸟群
仿佛是我对这个世界
始终不敢认知的一部分
我在山涧迈出的脚
每一步都将充满敬意

跋涉,本来就有一些无法
完全到达的地方
有时候是一座山
有时,只是一匹树叶

星诗空

秋收

汤青

摄



北国风光